

新三百六十行

替李白回答人间烦恼

下午4点的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日头还悬在东市街的仿唐飞檐上。王浩楠刚结束一场半小时的街头对诗，T恤领口沁出一圈汗。离晚上5点的《唐诗三百首》专场演出还有两个小时，采访就挤在这两场工作的间隙里。

本报记者算上我们，王浩楠这个月接受了10余家媒体采访，还有那些守在巷子里、举着手机等他路过的博主。“人家大老远跑过来，都是鼓励，能配合就配合。”他说话声音带点哑，接话利落。对谈时才会察觉，他回答每个问题前都会顿一停顿，让问题在脑子里稳稳过一圈。

王浩楠很瘦，弯弯的丹凤眼，鼻梁挺括。脱下那身太白长袍，黏着的长须和年轻人的青涩撞在一块，露出他本来的模样。只有路过游客骤然亮起的眼神、下意识举起的手機，在提醒旁人：这就是全网刷屏的“唐山李白”。

相信诗词的力量

真正让王浩楠走进大众视野的，是今年春天一条点赞量达240万的短视频。鱼灯摇曳的长街里，他一袭白袍驻足回眸，即兴对出自己写的小诗：

“少年长叹成长难，世事催人鬓已斑。心中若存赤子梦，何妨笑对世间言。”

他自己总调侃这是“口水诗”，算不得严格合律，却意外戳中了很多。评论区里，考研失利的、找工作碰壁的、在大城市漂着的，都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有人说，“曾经那个盼着外出闯荡的赤子，在诗词里得到了安慰”。

王浩楠也没想到会火成这样。“这首诗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的。”王浩楠说得坦诚。去年毕业季，学音乐的他求职四处碰壁，乐团、培训机构、公立学校，投出去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在家闷了俩月，他天天琢磨“自己到底能干点啥”，那种迷茫又不甘心的滋味，他太懂了。

所以王浩楠也懂那些来找他的年轻人。“我写的诗，都来源于年轻人生活里遇到的小问题。”他说得直白，不用晦涩典故，不讲高深道理，带着些浪漫主义，偏爱“清风明月”这类松弛的意象，目的很简单：给人一

点盼头。

面对内耗的年轻人，王浩楠劝“心随云影自安闲”；面对催婚催到过年不敢回家的姑娘，他写“良缘自有月牵勾”……发到网上之后，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唐诗不只是课本里要背诵的考点，也可以是解答当下人困惑的药方。网上有人评论，说他“每天替李白回答人间烦恼”，他听了笑了笑，觉得是句夸人的话。

“语文真是门有滞后性的学科。”王浩楠笑着说，“小时候背诗就是死记硬背，只觉得枯燥，等长大了摔过跟头，再想起某句诗，突然一下就懂了。”

学生时代复读过一年的他，悟得迟而深。“好好学习文化真的很重要，我淋过雨，所以不希望喜欢我的弟弟妹妹们再淋同样的雨。”他常常用李白的诗句给备考的孩子送祝福，“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很多人考完试特意回来报喜，说“听见李白的鼓励，就觉得自己能行”。

“相信相信的力量。”王浩楠很清醒，“他们信的不是我，是李白诗词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是再多的挫折、磨难，都不能击垮的信心。”

心有风骨自带光芒

王浩楠火了之后，直播间的评论区并不太平。有人直言“没文学素养也敢演李白”“靠脸和关系上位”。换作刚入行的时候，这些话能让他翻来覆去琢磨半宿，现在他学会了用李白的诗开导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诗词是双面的，读诗让我对情绪的感知更敏锐细腻了，也让我变得更豁达了。”王浩楠说，“李白的浪漫和豁达，帮我减少了很多内耗。”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采访中他说了两次，更像是给自己的一颗定心丸。比起争论，他更愿意把劲儿用在暗处。

王浩楠还记得刚演李白第一天，就被游客考住了。有人张口吟出“赵客缟胡纈”，他脑子一片空白接不上，只能顺着角色打圆场。当天晚上回去，他找了几十首李白的诗，一首一首啃到深夜。后来嫌翻书麻烦，就把诗存在手表备忘录里，休息间隙抬手腕就能看。他一首一首攒，攒到现在，游客随口提一句，他大多能接得上。

前段时间王浩楠受邀上《开讲啦》，学者冯石跟他说了句话，他记到现在：“要多写，在书写的过程里成长。”他深以为然。自己写的小诗，十首里能有一两首拿得出手。写完要反复改字词、过平仄，有诗词爱好者在评论区里指出哪句出律、哪个字不对，他转头就查资料调整。

“硬背是没有用的。”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演李白初期全靠死记硬背。现在成了景区的头部演员，工作重而碎，他就把关于诗人的故事循

环播放，吃饭、卸妆、赶场的时候当背景音乐听，听得多了，诗人的生平脉络、彼此的交往故事，自然而然就刻进了脑子里。

外界越说他“人戏合一”，他反倒越警惕。“穿上这身衣服，我是李白；脱下来，我就是王浩楠。”他拎得清边界。扮演杜甫的演员是他大学同窗，也常提醒他别被角色带着走，小心“入魔”。生活里他偶尔会不自觉蹦出一句诗词，为人处事也学着往豁达了靠，但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这是工作角色，不是人生全部。“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李白。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读懂他，尽量传递出他的风骨。”

有人劝王浩楠趁着热度直播带货、接商业推广，他都婉拒了。“李白这个角色不能随便消费。”他更在意自己能不能接住游客的期待——怕诗词储备不够，游客问的诗答不上来；怕嗓子撑不住高强度演出，耽误了游客的行程。

每天夜里11点半卸妆完到家，王浩楠扒两口饭，就背新诗、改诗稿、回复粉丝评论，常常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白天在台上是洒脱的诗仙，夜里关上门，是跟自己较劲的普通演员。他说，这是本分：“干这份工作，就得对得起人家跑这一趟。”

组建“诗人天团”

说起景区要组建“诗人天团”，王浩楠整个人往前倾了一下。“李白有李白的飘逸，杜甫有杜甫的沉郁，《登高》那样的七律，‘风急天高猿啸哀’李白可写不出来。”王浩楠说。每个诗人有每个诗人的脾性，单靠一个人，满足不了游客的不同喜好，也撑不起一整条街的唐朝气概。

扩充“诗人天团”，王浩楠提了两个字的规矩：严谨。“给孩子们的东西，不能乱来。”王浩楠侃侃而谈，“李商隐和杜牧，世称‘小李杜’，但历史上两人没见过面，就不能演成好友相交。李白和杜甫同游梁宋，见过3次面，史料有记载，这样才能设计互动。哪个时期该有哪首诗、谁跟谁喝过酒、谁给谁写过信，都要按史料来。”新演员来排练，他也会跟着抠细节、对互动。

和杜甫扮演者的默契，是他最得意的事。两人认识多年，不用排练，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接什么。演出里有个观众都爱看的桥段：他说“岁岁平安”，对方接“岁岁安澜”，两人随口一拌嘴，自然又好笑。这种刻在日常里的默契，是多少场排练都磨不出来的。

他们想做的，不只是角色扮演。把古籍里的记载变成鲜活的场景，把课本里的诗人变成能对话的人，“让孩子们心里觉得‘唐诗是有意思的’，这就够了。”王浩楠说。

这也是当下文旅新浪潮的一个切面。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他们想要

沉浸式的体验、能共情的内容、有温度的文化。传统文化不再只是文字、展品，而可以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闲聊。

王浩楠和他的同事们，就站在这场对话的中间。

像他这样的“景区NPC演员”岗位，正在全国景区系统性地铺开。河头老街目前配备了近700名演职人员，除了诗人NPC，还有专门的台词编剧负责为每个角色设计互动话术，有礼仪指导研究唐代作揖的弯曲度数，有运营人员根据游客反馈调整每天的对话点位。这些从前没人干过的活儿，如今成了体系完整的岗位。

这份较真背后，也有薪酬体系在托底。王浩楠签的是正式劳动合同，有底薪、有五险，演出按场次和反馈评级拿绩效。他说以前跑过零散的演出活儿，心里总不踏实，“现在每个月的日子是稳的”。

“回来的人越来越多。”王浩楠说，“好多都是以前在外面上学、上班的，现在愿意回家了。”

李煜的扮演者是211舞蹈科班毕业生，以前在大西北的歌舞团跳了两年舞，因为放不下远在天边的父母，便回到了家乡。曹婉儿的扮演者上学时来河头老街实习感受过，毕业后毅然选择留在这里。

人和他脚下的这条河一样，都在转型。河头老街依煤河而建，很少有人把眼前的花灯和脚下这条河的过去联系起来。这条河曾是唐山工业的运输命脉，

载着煤炭驶向全国，也一度因工业发展淤塞破败。如今河道清了，花灯亮了。运煤的船换成了游船，炼钢厂的工人成了打铁花的手艺人，1600摄氏度的铁水砸向夜空，溅成漫天星火。评剧这朵“冀东文艺三枝花”之一，也从戏楼飘进了美食街的烟火里，游客吃着唐山小吃，抬头就能听见婉转的唱腔。

“万盏花灯从中过”“铁树银花合，星河铁锁开”。王浩楠说，每每在景区里行走，看见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他有时候会觉得很恍惚。一年多前他还在到处递简历，现在每天要跟好几百人说话。这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也依托时代的机遇。

景区里人声渐稠，远处传来打铁花的锣鼓点。王浩楠起身去准备晚场演出，白袍一甩，像一片云落回长街。晚霞中，那袭白影影影绰绰，像这波文旅消费转型的浪潮，留在年轻人身上的一道印记。

“AI大厂高薪抢文科生”“文科生迎来AI时代的春天”……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内容生产、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等领域，一批“文科+AI”的新岗位涌现。技术越向现实世界深入，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参与其中。过去常被贴上“就业面窄”“实用性不足”标签的文科专业，似乎迎来了新机会。

大模型要理解人的语言、识别人的需求，适应复杂场景，单靠算法和算力远远不够。语言是否准确，表达是否得体，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群体的认知习惯，产品能否回应真实的社会需求，离不开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文科专业训练所形成的语义理解、受众分析、情绪把握等能力，可以转化为提示词设计、内容优化、用户研究和产品运营等实际工作内。容。

人工智能进入医疗、教育、司法、公共治理等领域后，回答的不再只是“能不能做”，还包括“应不应该做”“怎样做才公平”等问题。算法偏见如何纠正、个人隐私怎样保护、技术责任如何划分、机器生成的内容应遵守怎样的伦理规范……这些问题很难用代码直接给出答案。让技术拥有更强能力的同时，也为其装上价值“方向盘”，正是文科在人工智能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人工智能为文化创造提供了新的工具，文化生产的实现成本在下降，但确定作品立意和思想深度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什么值得书写，怎样讲好故事，如何从社会现实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仍有赖于人的观察和判断。人工智能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也让优质创意和深刻思考的价值更加受到关注。

当然，这些新变化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文科人才的发展机遇，还需要冷静观察。当前人工智能产业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算法研发、系统建设、算力支撑等核心领域对理工科人才的需求依然旺盛，一些受到关注的文科高薪岗位数量有限，对学历、经验和综合能力也有较高要求。面对变化，文科专业人才既要主动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逻辑，把相关工具融入学习和工作中，提升数据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要继续深耕文科专业，在阅读、思考和实践中锤炼审美能力、批判精神、共情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能看懂技术、读懂社会，又会使用工具、提出好问题，才更有可能把专业积累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力。

人工智能正在让人文知识更多进入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社会治理等环节，新的发展空间或许就蕴藏在人文与技术的连接之中。

本版编辑 王琳 郭静原 美编 倪梦婷

山，永远是翻不完的

本报记者 孙庆坤

催化是如何加快化学反应速度的？张涛院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道：“原来的化学反应像翻越一座高山，山高路险不容易翻越过去。加入催化材料后，反应途径就变了，就像在高山底部打通隧道一样，使我们更容易翻过这座大山。”

张涛对大山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出生在秦岭和巴山之间的山谷地带，小时候每天从一座山沟翻到另一座山沟去读书，全靠步行。“我是喜欢大山的。”张涛告诉记者，“但翻过一座山，还是一座山，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我要去海边。”张涛在心里默默定下这个目标。

汉中师范学院（现陕西理工大学）是他高考的结果。显然，目标还没实现。于是毕业之后，张涛即使已经成为一名老师，也仍坚持要考研，考去海边。

冬天的秦巴山区，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张涛没有回家，独自在办公室和宿舍合一的小房子里，裹着大棉

袄，穿着棉靴子，守着蜂窝煤炉复习功课。“白天要给学生上课，我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复习。为了节省时间，即使学校离家很近，我也不回家。”张涛说，“农历大年三十也不例外。”

一年后，他如愿考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一个在大海边的国内顶尖研究所——他终于看见了大海。

1995年，年仅32岁的张涛被研究所任命为课题组组长。他决心带领团队闯出一片天地。彼时，纳米催化正是研究热点。“突破微米、纳米的尺度后，我们还能往哪儿走？”张涛不停地问自己，“真正的翻山越岭，这时才刚刚开始。”

“我知道翻过这座山一定有更广阔的世界，但要翻过去，难！”张涛这样形容自己和团队的翻山越岭之旅：“杂草丛生”。

“能举个例子，讲讲都遇到过哪些困难吗？”记者问。

“哪些？我讲到明天也讲不完。”张涛笑了笑，“那可太多了。”

“你能想象到，数据马上要出来了，结果仪器不稳了，你一天的努力全废了，这是多么沮丧的一件事。”张涛举了一个对他来说微不足道但也是最常遇到的例子。

虽然一路北风呼啸，但所幸东风来了。

2009年，大连化物所张涛团队终于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实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2011年，与清华大学李隽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月教授等合作，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单原子催化（Single-Atom Catalysis）”新概念；团队进而拓展了“单原子催化”新反应，阐明了“单原子催化”的特征与机理，并发展了单原子催化剂稳定性理论……从概念创立到发展，“单原子催化”来到了国际学术舞台中央，引发了国际上的研究热潮。

“单原子催化剂是一种特殊的负载型金属催化劑，被负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没有金属—金属键，仅与载体相互作用。”张涛向记者介

绍，单原子催化剂不仅能使金属原子利用率实现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单原子催化”将多相催化领域对“活性位”的认识，从传统的微纳尺度推进到更加微观和精准的原子尺度，为原子精准催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并推动了催化学科的发展。

“从1983年考入大连化物所，到2011年团队首次提出‘单原子催化’概念，中间有28年。”张涛感慨地说。

人生有几个28年？又有几个人的28年能作出这么大成绩？

2026年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张涛院士、李隽院士和大连化物所王爱琴研究员、乔波涛研究员、杨小峰研究员等共同完成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获得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座大山，似乎终于翻过去了。

“山，永远是翻不完的。”张涛说，“未来科学研究的路上，一定还会有一座座大山，我还会继续翻。”

时代

俏了